

林湘北 编

穿越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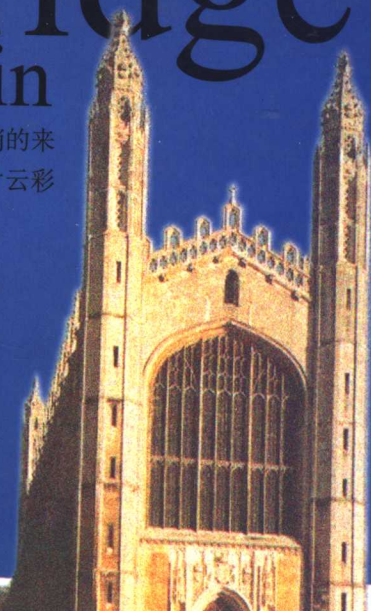
漫忆剑河八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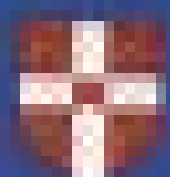
Cambridge

Wander in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南方日报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穿越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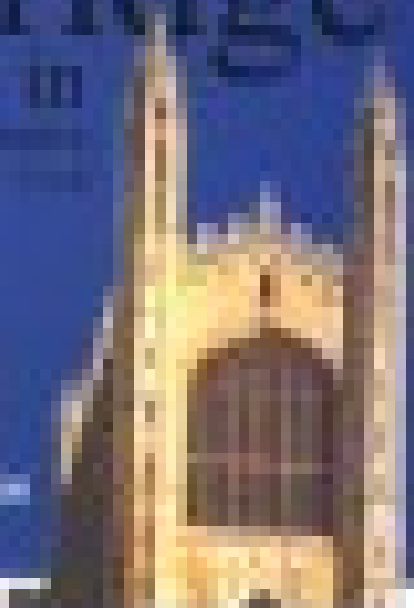
— 漫忆剑河八十年 —

Cambridge

Wander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穿越剑桥

漫忆剑河八十年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剑桥 / 林湘北 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ISBN 7-80652-231-X

I. 穿... II. 林... III. 剑桥大学—史料
IV. G649.5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637 号

穿越剑桥

林湘北 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RB277/04

剑桥生涯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 3
再别康桥	徐志摩 / 16
剑桥补考记	张文裕 / 18
我的剑桥生涯	受访者：李国鼎 整理：李光真 / 22
负笈剑桥	萧乾 / 29
从伦敦到剑桥	李光耀 / 51
我的科学之路	邹承鲁 / 67
一个普通的人	袁亚湘 / 76
在剑桥的日子	邓亚萍 / 90

人 物 纵 横

- 我与华罗庚——陈省身 / 115
- 我与李约瑟——王 铃 / 121
- 鲁桂珍传——何丙郁 / 128
- 剑桥里的工程师们——马伯英 / 136
- 剑桥访霍金——吴忠超 / 148
- 墓地里的名人——刘 兵 / 153
- 剑桥遇刘兵——刘 钝 / 162
- 徐氏康桥——石 清 / 171
- 《徐氏康桥》补遗——余 味 / 182

名 校 风 采

- 重游剑桥——黄仁宇 / 197
- 剑桥学院主人的宴餐——郑天佐 / 206
- 解读剑桥——从校园印象到诺贝尔奖——陈述彭 / 213
- 剑桥倒影（三则）——陈之藩 / 225
- 雾里的剑桥——金耀基 / 238

剑桥烟雨（两则）	赵国材 / 249
一溯哈佛之源——剑桥今日	童元方 / 257
高桌与师道	葛剑雄 / 269

学 科 追 踪

共同的追求	陆建德 / 279
觅诗剑桥	王宝童 / 283
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阙维民 / 288
穿越牛顿桥	曾剑秋 / 298
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	韦 森 / 307
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何丙郁 / 314
剑桥大学临床药理试验之感悟	张 华 / 333
江山代有人才出——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	孙 霏 / 341

书 写 剑 桥

独语剑桥——20世纪中国学人怎样书写剑桥？	惠 民 / 371
“剑桥倒影”中的学习、生活与空间	谢明哲 / 384
编后记	394

剑桥生涯





我所知道的康桥^①

徐志摩

1897~1931

现代诗人、散文家。1921年入剑桥大学 King's College 当特选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曾任北京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参与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新月书店与《新月》月刊。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卢梭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

① 原载 1926 年 1 月 16 日、25 日《晨报副刊》。

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卢梭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这一来他的 Fellowship 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or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① 的 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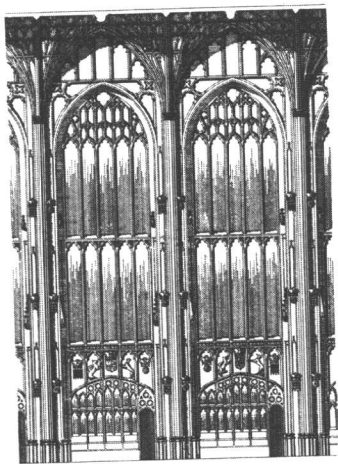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的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

^① King's College 系剑桥大学一间著名的学院，中文译法不一，主要译法有两种：“王家学院”与“国王学院”——本书编者注。





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地“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King's College

二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们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曾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的——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写：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学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的写些，等以后有兴会时再补。

三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s Pool”——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s”这两岸





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下来是 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 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 (King's Chapel) 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 例如巴黎赛因河的罗浮宫一带, 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 翡冷翠维基乌大桥的周遭; 但康桥的 "Backs" 自有它的特长, 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 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 论画, 可比的许只有柯罗 (Corot) 的田野; 论音乐, 可比的许只有肖班 (Chopin) 的夜曲。就这, 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 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树树荫下眺望, 右侧面, 隔着一大方浅草坪, 是我们的校友居 (fellows building), 那年代并不早, 但它的妩媚也是不可掩的, 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艳色的蔷薇在和风中摇头; 更移左是那教堂, 森林似的尖阁不可诘的永远直指着天空; 更左是克莱亚, 啊! 那不可信的玲珑的方庭, 谁说这不是圣克莱亚 (St. Clare) 的化身, 哪一块石上不闪耀着她当年圣洁的精神? 在克莱亚后背隐约可辨的是康桥最潢贵最骄纵的三一学院 (Trinity), 它那临河的图书楼上坐镇着拜伦神采惊人的雕像。

但这时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莱亚的三环洞桥魔术似的摄住。你见过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断桥不是? (可怜它们早已叫

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铲平了，现在它们跟着苍凉的雷峰永远辞别了人间。）你忘不了那桥上斑驳的苍苔，木栅的古色，与那桥拱下泄露的湖光与山色不是？克莱亚并没有那样体面的衬托，它也不比庐山栖贤寺旁的观音桥，上瞰五老的奇峰，下临深潭与飞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环洞的小桥，它那桥洞间也只掩映着细纹的波粼与婆娑



Trinity College (new library)

的树影，它那桥上栉比的小穿兰与兰节顶上双双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头上不夸张的香草与野花一类的装饰；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不？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汨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辰。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的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那





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阑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还有几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游丝似轻妙的情景：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四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榆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

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punt）。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有二丈长，三尺宽，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长竿撑着走的。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蠢，始终不曾学会。你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住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优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不服输跑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带讥讽的对我说：“先生，这撑船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斩了去。

你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的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竿，只轻轻的，不经心的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的一蹲，这船身便波的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

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
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



剑河

